

完美的間諜

JOHN LE CARRE
著 · 王凱竹譯



上册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三三〇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三二九

完美的間諜（上）

A PERFECT SPY

原 著：John Le Carré

譯 者：王凱竹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6

發 行 人：平 盛 淦

出 版 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 標 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鑑

趙爾心、雲 蒲、陳更草、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信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信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主編：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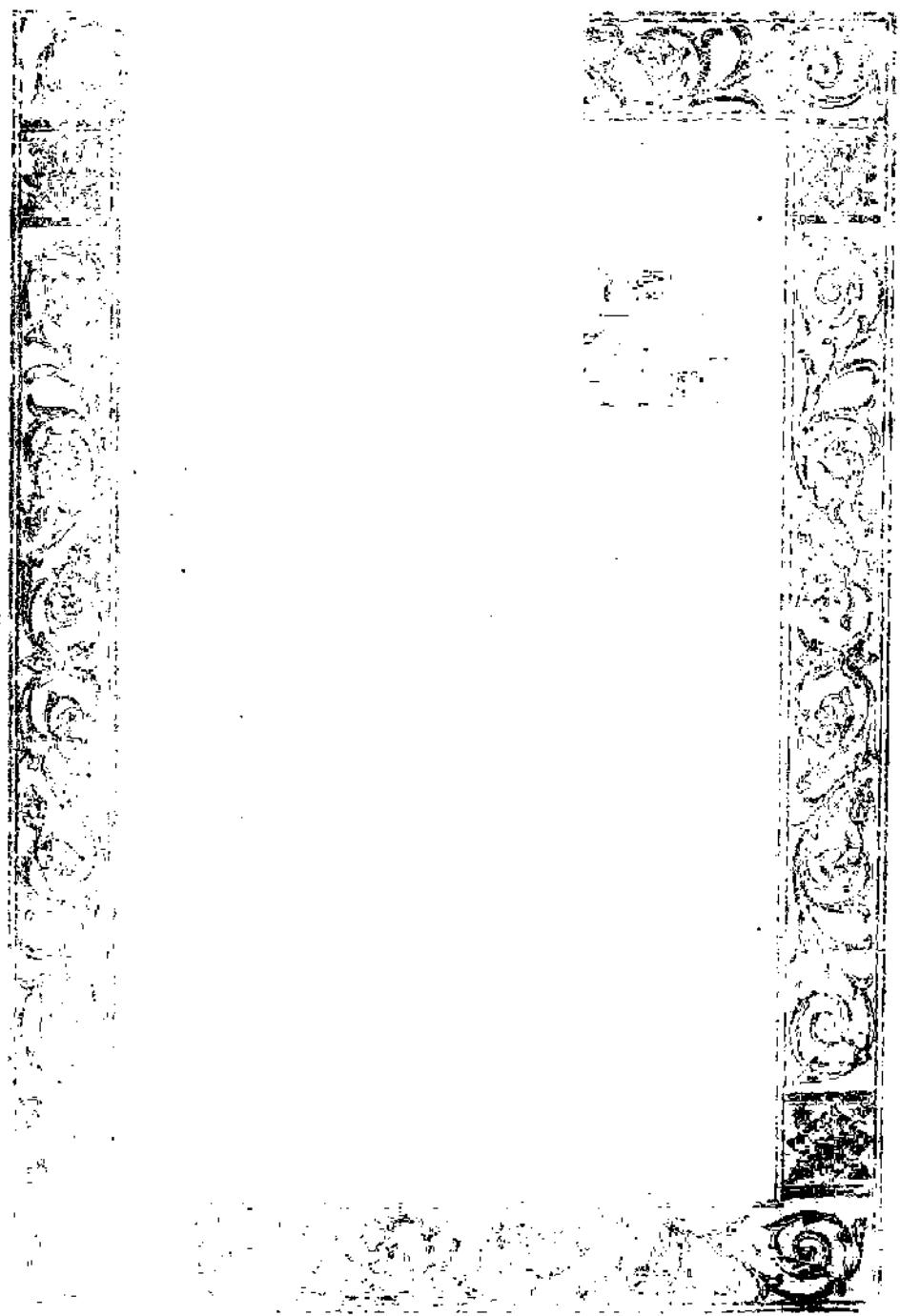
本書定價：新台幣120元

當代名著精選 329

完美的間諜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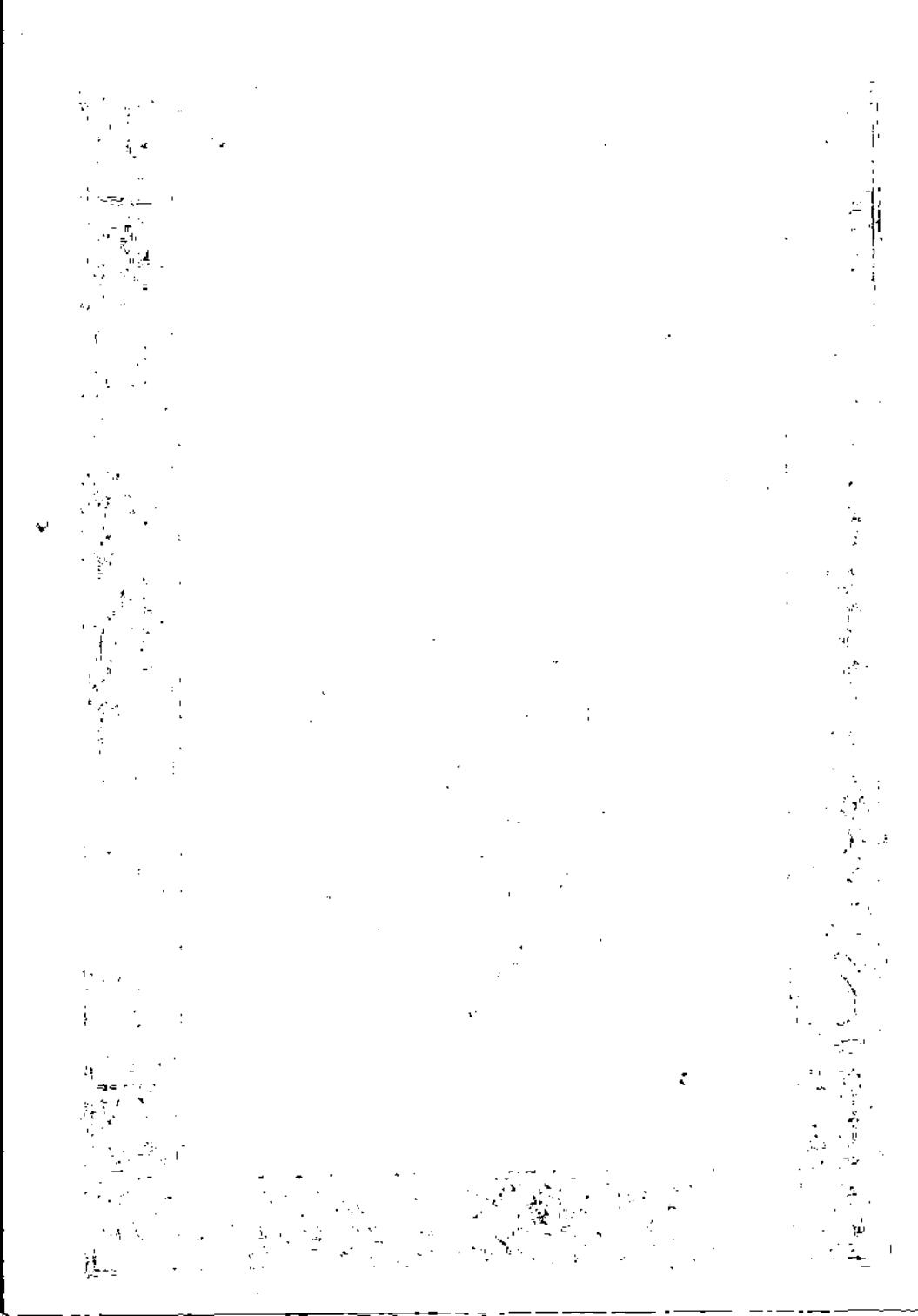
1561-456
15
1



A
PERFECT
SPY

JOHN LE CARRÉ

王凱竹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麥格納・柏頓 (Magnus Pym)

——行動隱密的英國情報員。

瑪莉・柏頓 (Mary Pym)

——麥格納的第一任妻子。

湯姆・柏頓 (Tom Pym)

——麥格納與瑪莉之獨生子。

傑克・布拉斯 (Jack Brotherhood)

——英國情報當局高級主管，麥格納的上司。

艾瑟 (Aither)

——捷克情報機構的首腦之一，麥格納的啟蒙導師。

格蘭特・李德 (Grant Lederer)

——美國中情局電腦專家。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將讀者的視野，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它所呈現的風貌，如此強烈真實有血有肉，出版這一系列作品，需要絕對的魄力，絕對的遠見。

名作家／桂文亞

很難抗拒它的誘惑，「當代名著精選」常使我因而睡眠不足，但我又甘於沈迷在它的魅力中，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

名作家／心岱

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饌。

客官，您要什麼？

大塊鮑片？蝦子烏參？八珍熊掌？

喏！來盤開胃小菜如何？

要客腓肋牛排？沒問題，幾分熟？

在下業已掌廚六年，敢向讀者許口，不管您老文學品味如何？咱絕對能給您來上幾道包君滿意的佳餚。

名譯家／施寄青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都是暢銷金榜的作品，叫好叫座。多采多姿的取材和寫實角度，得以一窺現代歐美作品的取向風格，是讀者和作者的精神食糧。

名作家／朱秀娟

一生當中，與小說結緣的機會，俯拾即是。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以六年的恆心和雄厚的實力，翻譯了將近三百本的國外暢銷小說原著，其成就與影響力，是國內出版界難得一見的。

金石堂書店副總經理／陳斌

第一章

十月間，狂風掃過得文郡南方海濱的一個小鎮，凌晨四五點鐘完全見不著居民的蹤影。麥格納·帕姆鐵出老舊的鄉下計程車，等車子離開後，他越過教堂前的廣場。目的地是一處光線黯淡的維多利亞式客棧。他外表強健而且體面，像某機構的代表，步伐敏捷，上身略略前傾，流露出盎格魯薩克遜上流階層的最佳氣質。他已在旅途上奔波十六個鐘頭，但既沒穿大衣，也沒戴帽子。他一手提着體面的黑色公事包，一手是綠色的哈洛德行李袋。一陣強勁的海風吹打在他西裝上，帶鹹味的雨令他雙眼生疼，路面上也濺起陣陣水花，但帕姆對這些事一概不放在心上。來到一家標明「客滿」的客棧門口，他按一下鈴，等候戶外的門燈亮起，門鎖拉開，此時教堂正好敲了五響鐘聲。好像答覆它的召喚，帕姆轉個身朝廣場望過去。粗俗的浸信會教堂尖塔聳立於奔馳的烏雲下，周圍是茂密的樹林和裝飾華麗的花園。接着映入眼簾的是空無一人的露天音樂台，巴士站遮雨篷，黑漆漆的側街和門廊。

「啊，坎特伯雷先生，是你啊！」他背後門開處一個老婦人聲音響起。「你真壞，我敢說你又搭臥舖車了。你幹嘛不先打個電話？」

「杜伯小姐，妳好嗎？」帕姆問。

「別管我好不好，坎特伯雷先生，趕快進來吧，你會感冒的。」

但風吹雨打的醜陋廣場似乎用咒語將帕姆禁制住。「我還以爲『海景』要賣了，杜伯小姐，」她急着把他拉進屋時他說。「妳告訴我庫伯先生在太太過世以後就搬走了，還說永遠不會再踏進那個地方。」

『他當然不會，他對那個地方敏感。趕快進來呀，坎特伯雷先生，你先把腳擦一擦我再沏茶。』

『那他樓上臥室怎麼會有燈光？』帕姆問，並且任她拉着踏上台階。

就像大多數的專制暴君，杜伯小姐個子瘦小，年紀不但老，而且擦一臉的粉，佝僂的後背使睡衣的縫紋顯得特別多。

『庫伯先生已經把樓上租出去，西莉亞·維恩拿它當畫室。你可真妙啊，』她話鋒突然一轉，『失蹤三個月，半夜裏又回來，却擔心別人家的窗戶有燈光。你永遠不會變，坎特伯雷先生，我不明白我幹嘛要多費唇舌。』

『西莉亞·維恩到底是誰？』

『真傻，當然是維恩大夫的女兒。她喜歡看海而且畫海。』她的口氣突然轉變。「哎，坎特伯雷先生，你怎麼可以這樣？趕快把這個東西取下來。』

本來杜伯小姐已經可能挺直身子，準備接受不太甘願的擁抱，但平素老皺着眉頭的瘦臉突然懼地扭曲。

「你的黑領帶太可怕了，坎特伯雷先生，我不能容你氣進屋，也不能讓你摸它。這是爲了誰啊？」

帕姆相貌英俊，雖有點娃娃臉，却一表堂堂。他五十剛出頭，正處於巔峯狀態，充滿精力與熱情。不過在杜伯小姐的觀點裏，他最特殊的地方是笑容真摯而且溫暖，使她渾身覺得舒暢。

「只是政府的一位老同事，沒什麼好提的，平常也談不上親近。」

「像我這種年紀每個人都會變得親近，坎特伯雷先生。他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不大認得他，」帕姆加強語氣說，並把領帶解下塞進口袋裏。「所以我不打算告訴你他的名字，讓你去找訃聞。」他說這話的時候，目光落在旅客登記簿上，它攤在大廳的桌面，上方有一盞橙色夜明燈，那還是前次留宿時爲她裝在天花板上的。「有人來住嗎，杜伯小姐？」他一邊問，一邊把登記簿瞧一遍。「私奔的情侶？神祕的公主？那兩位復活節來這兒的同性戀男孩怎麼樣啦？」

「他們不是同性戀，」杜伯小姐嚴厲地糾正他，她正朝廚房緩步走過去。「他們各住各的房間，只是晚上一起看電視足球賽。你剛才說什麼，坎特伯雷先生？」

但帕姆並未答腔，他有時話沒說完就不想再講下去，好像電話遭人檢查而被切斷一樣。他把登記簿翻回一兩頁。

「我不想再收房客，」杜伯小姐打開瓦斯，透過敞開的廚房門說。「有時候我跟托比坐在這兒，